

<<我有良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有良师>>

13位ISBN编号：9787515310145

10位ISBN编号：7515310146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傅益瑶

页数：235

字数：2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我有良师>>

内容概要

1965年，傅益瑶考取大学的那个夏天。
一天晚饭后，父亲傅抱石带着她去玄武湖边散步，与她有一次谈话。

父亲说：

“今后你会遇到许多老师，寻拜良师是要修的主要的一门课。

”

“只要你会拜，古人也能成为良师，……不仅如此，山水自然，天地万物，能启发你、引导你的都是良师。

”

“总之，你的一生应该是寻师拜师的一生。

能这样，我就放心了。

”

一个月后，父亲遽然去世。

这次谈话成为父女俩最后一次最严肃、最掏心的谈话。

傅益瑶永远铭记父亲的话。

从一九七〇年自学绘画直到今天，在艺术道路上，她幸遇良师，如赵朴初、林散之、王一羽、平山郁夫、河北伦明、吉村贞司……他们言传身教，不仅有绘画技艺上的点拨，更有开阔人生境界的教诲；她“行脚”于山川自然、民情风俗，体会四时凉暖、风月移换，参悟大化、受益匪浅。

本书记录了傅益瑶几十年艺术人生的深情、洞见与妙赏。

通过她朴实、真诚的文字，我们得以亲近志向高洁的灵魂，得以与久违的浩然之气相逢。

<<我有良师>>

作者简介

傅益瑶当代著名水墨画家，画坛巨匠傅抱石之女。

一九七九年东渡扶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邓小平亲自批准外派的第一位艺术留学生。

师从日本文化巨匠平山郁夫。

她将水墨画的功底融汇日本画技法，在佛教、民间祭和诗意画方面，给予水墨画领域诸多新题材。

代表作有：《比睿山延历寺图》、《天台山国清寺图》、《三千院四季图》、《春夜宴桃李园》、《佛教东渐图》、《諏访大社御柱祭》、《张骞出使西域图》、《游龙望京图》等。

画集有：《傅益瑶水墨画集》、《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佛教东渐图》、《傅益瑶画集》、《绘画入门——水墨画》、《绘画菜根谭》、《芭蕉——生命的赞歌》、《诗佛王维》、《十牛图》、《傅益瑶国画集》等。

专著有：《我的东瀛岁月》、《我的父亲傅抱石》。

先后获得日本最高美术评论奖“伦雅美术奖”，和日本“神道文化奖”。

傅益瑶在秉承父亲雄浑酣畅风格的同时，又有着女性温婉细腻的笔墨情调，中锋用笔，苍润佳丽，富含人生智慧和感情。

把自然的时空、历史的时空和人的精神时空同时融到心里，在其中形成一种新的秩序——艺术的秩序，从而自由地将人、地、时、空穿插起来，将人们的视线从可见的画面带到可以无限联想的世界中去。

。

<<我有良师>>

书籍目录

傅抱石：“严父”与“慈师”
林散之：人间八十最风流
赵朴初：无言化育最堪师
吉村贞司：在野的美学权威
平山郁夫：日本画坛的哲人
河北伦明：一经品题名满天下
王一羽：立定精神的一生
融进历史
画美人必先画出有品有格的人
笔了意未了
闲话收藏
翰墨清言
从蒙地到觉地
读父画《九张机册页》
读父画《唐人诗意册页》
读父画《平沙落雁》
读父画《风雨归牧》
读父画《不辨泉声抑雨声》
读父画《夏》
《临任渭长水浒人物》自序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小序
松尾芭蕉《奥州小路》小序
《祖道传东》小序
《窑火丹青》自序
《绘画菜根谭》后记
《傅益瑶画集》后记
《三千院四季图》图跋
《比睿山延历寺》图跋
《天台山国清寺》图跋
《佛教东渐图》图跋
《登金陵凤凰台》图跋
《春夜宴桃李园序》图跋
《傅抱石扇面集册》跋
承露轩记

<<我有良师>>

章节摘录

林散之：“人间八十最风流”“鲤之过庭，必得父教”，这是孔子教诲儿子孔鲤的方法。

这种“过庭之教”是中国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中最有魅力的特色之一。

因为中国教育最注重变化气质，养育人格，只有在人格形成的同时，才能使知识和文化得到传承和创新。

我从小就生活在“过庭之教”的环境里，虽不自觉，但父母的教诲，就随着一口饭，一口汤被慢慢地喂进来了。

习惯了的东西一旦失去才会惊觉它的宝贵，才会涌出强烈的难舍之情。

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批斗打砸的浪潮过去之后，我被排斥在造反派之外，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无所事事，无所适从地晃荡着，就是在这个骨节眼上，我遇到了林散之老先生，是他让我重温了“过庭之教”的温馨。

记得那是个夏天下午，我的表妹兴冲冲地跑来说：“林老搬到百子亭八号来了，我们去看他好吗？”

“我早就闻知林老——林散之老先生是位大书法家，可从来没有见过。

此时我的妹妹和表妹都在练书法，于是我们就结伴去拜访他，而且百子亭离我们家很近，出门转个弯就到。

林老住在楼下，他的客厅兼书房就面对着院子，里面是睡房，我们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到门口，往里一看，竟然没有人，于是我们便又热闹起来。

待我们走到客厅里，忽然听到里屋有个低沉的却又爽朗的声音在说话，只见林老坐在藤椅上拿着把芭蕉扇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一群真好像是从大观园里走出来的。”

“这一说又把我们弄得哈哈大笑。

说实话，当时我看林老，倒有点像看刘姥姥，他的头是圆圆的，眼睛晶亮晶亮，也是圆圆的，一双眉毛，长着长长的寿眉，仿佛也是圆圆的，特别是他笑起来，两个腮帮子更堆成圆圆的，真是又可爱又有趣。

在这间书房里与林老共度了许多时光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才是书法这个大观园里的刘姥姥。

林老是个伤残之人，他双耳失聪，据他说，有一天窗外风雨交加，他看到电光闪闪，却听不到打雷声，心想，为什么这场雨只闪电不打雷呢？

从这时起他才知道自己完全聋了。

从那以后，他作书落款，便把“散之”连在一起写，看起来就好像是个草写的“聋”字。

这似乎是自嘲，又好像是自怒，其实都不是，这是一种自足。

我想，这在别人身上也许只能抱残守缺，可林老却能化腐朽为神奇，把不幸变为财富。

和他聊天可以说是半作笔谈，我们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他会回答我们，也许是听不到多余的杂音的缘故，他比谁都能抓到我们内心的悬疑和纠葛。

他的回答总是简短而绝妙，给我们留下反复揣摩和回味的空间，诙谐和有趣的话又常常能让我们触摸到深奥恢宏的哲理和玄机。

林老的右手曾经被沸水烫伤过，拇指和食指就粘到了一起，不能开，只能合，变成了个硬圈，让人酸楚不忍。

我想象他不得不放弃熟练的右手而改用左手来写字，一定十分艰难，十分困惑。

待我们彼此熟悉了以后，我把心里的疑虑和盘托出，谁知林老只淡淡地笑了笑说：“那有什么，只是换只手拿笔而已，写字不靠它，只有不会写字的人才用指力呢。”

“我听后不禁诧异，问：“不用指力，那用什么力写字才好呢？”

“林老回答说：“当然是离手指越远越好。”

“我思忖着：那腕力比指力好，而臂力又比腕力好，背力比臂力好……我忽然悟到了，岂不是用脑力最好？”

<<我有良师>>

我语及于此，林老用手指了指头顶，我一下子明白了，脑力之上还有一种更远更神秘的力，那就是神力。

我看着林老沉思着的生动的面孔，心中深深地感动着，原来失去手指的林老，和失去听力的贝多芬一样，困苦反而使他们找到使用神力的道路。

《菜根谭》有言，“学问乃是寻常家饭，当随事而讲”，林老就是这样。

他从来不大张旗鼓地谈什么书论画理，可是却常常会冷不丁地说一句什么，成为我们一生可究的书法课。

有一次他写完长长的一笔悬针后，朝我谦逊地笑笑：“死蛇挂树”。

我定睛一看，只觉得那一笔看似下垂却有股向上的力量，仿佛还在微微地颤动着，不禁想用手去碰它，这是悬针用笔的大境界，向上的内力极关重要，最怕的就是有气无力地向下拖。

林老在纸上写下这样两句诗：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如圆时更觉方。

也就是说，只有内力和外力逆势的相互作用，才能表现出生命来。

林老说，写“点”这个笔划，有时要如飞鹰啄食，又轻又快，又准又能狠，有时又要像高山坠石，万钧之力，瞬时落地。

他写“走之”，或者写“撇捺”，也有说法，那叫阳关三叠，就像乐声，不论你怎样抑扬顿挫，怎样刚柔转折，都不能有一丝音漏，一瞬气断。

有一次我看着他一口气写完了一整幅诗文，从头到尾变化有致，悬而观之，更觉前后顾盼，十分有情。

我问林老，他是否先打了腹稿再写的，不然怎么能把握得这么好。

林老说，“其实也不需怎样打腹稿，只要把要写的东西先放到心里就行了，字有顾盼与人有朝揖一样，是很自然的事情，想想看，在一个屋子里，如果里面的人互不理睬，各不相关，那这间屋子不就变成了牢房？

你还呆得下去吗？

“我听完后大为感动，没想到书理与人伦竟是如此相通。

常有人会拿着自己或别人的作品来请林老点评，林老通常是定睛看一眼，然后就掉过头去，久久不语。

大家都在等着，忽尔林老会说出一个字来，有时说“滑”、“流”，有时说“呆”、“滞”之类，真让人费思量。

后来我才慢慢悟出，比如说“流”，就是说你的笔根本就没有在纸上站住，所以你笔上的墨全部都从纸上流光了。

我心里好奇怪，笔在纸上，同样是轻重缓急，偏正曲折，为什么有的人力轻则浮，力重则钝，疾运则滑，徐运则滞，偏用则薄，正用则板呢？

是林老让我明白，万事都须积功累力而可成，所以近名急功者，不是浮丽谄媚，就是剑拔弩张，不自然肯定就不会灵动，不灵动就绝不会有神韵。

而自然不自然又全看你是不是从“思”里来，所谓思不竭则笔不困也。

林老自己就是在有笔墨处求法度，在无笔墨处求神理，而法度愈严，神才愈逸。

到此时，我才豁然醒悟，林老的生活作息是大有名堂的，他每天很早就起来，起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读书，第二件事就是打拳，打完拳，吃了饭，再睡一个回笼觉，然后才是他写字作画的日课。

林老说，“我活着，就要写字，写字不能没有好身体，所以我每天打拳；但是写字的更不能不是一个好人，所以我打拳之前要读书。

今天的我不比昨天的好，那我今天的字肯定不会比昨天好。

“这真是一个艺术家了不起的自誓。

在林老身上，字的精进，就是人的精进。

我非常思念林老，不光是在艺术上，而且在我的人生中，他也给了我一把极大的助力。

在我最感人生不幸的时候，我读到两句旧诗：“新交遭薄俗，旧好隔良缘”，我一下子哭了起来，以为这两句诗把我的心境处境都说到了，就拿着去找林老，告诉他我的心情，求他给我写成一幅对子挂起来。

<<我有良师>>

林老看了以后默坐良久，随后拿起笔在裁好的纸上写起来，我不知道他写什么，不过似乎不是我所求的。

写完后一看，原来是陆游的两句：“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这也是我喜欢的诗，只是与此情此境连不起来，我诧异地看着他，他对我说，你好好读读，接着又用手指了指上联中的“乱”字和下联中的“相”字，说：“好好想想这两个字”。

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在煦和慈穆的气氛里，我渐渐领悟到林老的用心，我揣摸着：青山看起来很乱，但当你走进去，它就会给你一个留连忘返的别样世界，而书呢，更是一个“乱”字所描绘的，然而你若读进去，就能帮你形成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学时一大片，用时一条线。

这就是“乱”而其实“不乱”的妙处，只要你努力，就能从“乱”到“不乱”。

红豆是个相思物，正因为它是相思物，所有的人都会向它投以相思；灯，如果把它点亮了，那它就像红豆一样成了相思物，那么我们的心不也一样吗，让它亮起来，它也会成为相思物，世上万物都会向它报以相思，岂是“新交旧好”这些区区小事可以困扰纠缠得了的呢！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林老，他慈爱地点了点头说：“看来没有白写，你拿回去好好挂挂。”

这幅对联现在就挂在我东京寓所客厅的墙上，我只要一坐在这面墙对面的沙发上，就会深深地陶醉在欣赏它的快乐里，重温林老让我“好好挂挂”的用心。

而这时，林老写这幅对子的情景也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

林老写字的习惯是将蘸饱了墨的笔落纸即书，从湿笔一直写到干笔，写到渴笔为止，中途从不舔墨。

我记得那天林老也是这样，那墨汁几乎滴下来的笔落到纸上时，简直就是一泡墨一下子就洒开了，他既不用纸去吸，也不快快提笔，依然神定气闲地写下去。

我想这幅字一定写坏了，谁知挂起来一看，那个“书”字浸开来的墨迹竟天衣无缝地在中心留下了一星空白，就是这一星空白，使这团墨成了精灵可爱的“书”字。

这真令我叹服之极，林老能把握到如此，非神力而何！

“执笔如壮士”，胸中如不心雄万夫，那笔下怎能运斤成风。

林老浑身函贯着的那股豪迈之气，正应了辛稼轩词里的一句话：“人间八十最风流”。

……

<<我有良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